



三朝遼事實錄卷之十四

黎陽王在晉明初甫編

男會

苾

穉

甫

較

閏

書

乙丑天啓五年正月

皇帝勅諭平遼總兵官都督同

知毛文龍邇登萊撫臣以爾所報奴情具聞朕已勅  
樞輔督撫諸臣申飭警備念爾海外孤軍尤關倚角  
數年以來奴未大創然亦屢經挫衄實爾設奇制勝  
之功朕甚嘉焉茲特賜勅諭爾其益鼓忠義悉殫方  
畧廣偵精間先事伐謀多方牽制使奴狼顧而不敢  
西向惟爾是賴其所需器械已着該部卽與餉臣酌  
量接濟朝鮮形勢相依恭順素聞已喻中外所請先

進事實錄 卷之十四  
崔王封聽行國事尚需特遣以荅忠勤爾其宣示朕  
意俾與爾協同心力以制狡奴軍興有年兵機宜審  
爾及將吏酌審情形便宜從事務殄克逆用佐天誅  
朕不愛異數以酬爾將吏欽哉故諭  
兵科陳維新題今日在藉名賢如王在晉之續識通  
猷識者共仰其出蒼生倚以爲安伏祈立賜起用則  
舉錯公而民心服矣○大理寺丞徐大化題稱科臣  
陳維新所舉王在晉等俱矯矯名賢英英物望臣不  
敢再竇云

二月大理寺丞徐大化疏云臺臣李蕃曰始終願樞

輔爲裴度斯言殊有深味臣又進之曰始終願爲韓  
范夫賞必以功爵必以漸古今用人之衡量也有如  
無尺寸之功而遽膺推轂之任此自漢淮陰以後一  
人而已今幾三年何不見有淮陰之分毫也且併  
尚方之劍與樞輔等則權不得馭矣無寧留餘地以  
存節制徒使驕蹇自矜道臣不得關其說監軍無可  
效其謀則亦始事之過也 國家不幸有喪師失地  
之事人臣公憤義不容已何乃聚黨十餘輩橫身營  
捄手握重兵之輔臣何以呼之卽來不奉詔而至黨  
人之力至此極矣不可復加矣

當時祇知重將權不知所任之非將也將非淮陰尚方劍何可輕假久假不歸權在總制巡撫上矣同一劍也經畧以之振兵飭紀總戎以之招賄市權遼事孰舛於斯督師閣臣不奉朝命直抵國門震驚大內夜半召樞臣奉聖諭逐還山海取司官執結抵通而聖意乃安其始而行邊也孰趣之既而還闕也孰召之樞輔事事率意以行裴度韓范其寧有此耶

三月兵部題自奴酋煽禍遼土沉淪而南四衛屏翰之邦悉屬腥羶戰爭之地惟金州東聯海蓋南近登

旅順破

萊爲奴之防我所必爭亦我之伐奴所必取遊擊張盤以孤軍雄據其地而兵力單弱旋爲奴兵所攻退保旅順欲圖恢復而孤懸不可恃也登撫前議城南至旅順口一百三十里三面距海唯北面狹束東西相距僅十里許挑斷此地引海水以自固設墩堡以防守則百三十里沃壤可屯可耕即可團聚遼民數萬人金州以南旅順以北遂成不拔之基已經覆議允行間戶部會議減登餉十萬兩該鎮因挑濬之費無所出尚未舉行胡遠有旅順之失乎張盤駐師旅順朱國昌駐師長行島曾有功駐師三山島皆毛帥

所撥守百里綦布鼎足傳烽自以爲可保無虞以待三方興師爲聲援何物奸弁如曾有功者不奉撫鎮之命擅約張盤朱國昌破土興工及二將至而有功違約不來卽有虜騎猝至重圍我師張盤力戰被擄朱國昌罵賊陣亡惜哉忠義之將爲有功誘陷一至此也奴兵復至旅順破城殺將血塗遼民之慘不忍見聞曾有功潛匿四日坐觀諸將之歿竟不出一師爲掇援又扁舟至旅順長城焚其火藥擄其婦女細觀前後情節有功之罪上通於天矣應行登撫會同毛鎮設法擒捕立正三尺張盤之被擄必無生理歿

節之朱國昌侯登撫查報從優議恤逃難遼民流離可憫通應亟行賑濟者也○奴破旅順遊擊林茂春等邀擊其歸路斬獲有差

工科郭興治疏樞輔慷慨視師之時豈不欲唾手三韓功成一戰乃 國家歲供百萬之餉養十四萬之衆財盡民窮莫知所終始况又不盡入征戎之腹徒半充貪弁之囊夫剝百姓之高脂供此輩之吮吸人心不平軍民疾痛故今日之事輕言 召回樞輔非計也重言 召回樞輔亦非計也惟祈 勅大小臣工從長商議勿持兩端含糊莫決庶事體畫一料理

有人以戰以守恢復可望矣

王在晉起南京吏部尚書

聖諭毛文龍朕念遼土未平逆酋驚伏尚緩策勳時  
懷肝食惟賴爾文武大帥殫力竭忠設奇制勝埽清  
夷氛用雪國耻匪頒厚賞何勵純忠爾提孤軍駐窮  
島將兵時出奇捷屢聞使逆酋狼顧未遂鴟張已三  
年矣惟爾之庸朕寔嘉尚又思各將士僇力行間暴  
露良苦朕曩於督師輔臣有錫賚矣茲遣內臣司禮  
監管文書內官監太監王敏政忠勇營副提督御馬  
監太監胡良輔齋捧詔諭冕服冊封李侗為朝鮮國

冊封  
朝鮮

王道經皮島特賜爾銀一百兩大紅蟒衣膝襪段紵  
絲一百二十疋昇爾以備賞功之需爾尚益矢壯猷  
秘籌勝筭結聯屬國獎率三軍養我全鋒制奴成命  
使封疆克復卽帶礪可盟朕不食言爾其仰體欽哉  
故諭

按新餉額放折色山海每月連馬乾用銀二十六  
萬三千九百四十六兩薊密永通天津每月用銀  
八萬八千九百一十三兩計一年共該四百二十  
三萬四千三百三十兩今東交登萊解運計一年  
該用六十五萬兩又山海本色計米八十五萬八

通事實錄 卷之十四  
千一百七十八石除截漕外餘該用銀五十三萬  
四千二百九十兩計豆六十一萬六千四百石內  
除屯堡高糧搜括外其餘該用銀三十一萬七千  
二十兩計草三百萬束該用銀一十六萬八千兩  
計米豆水陸運腳價該用銀三十六萬三千八百  
兩以上合本折計之通共銀六百二十六萬七千  
四百四十兩去年額外代工部發山海器械銀十  
四萬又代兵部銀七萬發毛帥而去年之額外代  
工部發山海器械銀五萬黔中供應支廣東銀二  
十萬不與焉及查新餉派額除湖廣四川雲南廣

西一半改黔餉外實該解部銀三百六十四萬兩  
新增鹽課蘆課鈔關約該銀四十三萬及省直襍  
項約該銀一百八十萬又遼東舊餉三十萬兩以  
上共銀六百十四萬卽令全完已虧額十二萬七  
千四百矣乃核其實到部之數自天啓四年止僅  
共解四百四萬三千六百兩又浙直等處扣買米  
豆登萊處新兵備用約銀九十五萬共實得銀四  
百九十九萬三千六百兩零其餘總計一歲額欠  
遂至一百二十七萬三千有奇矣則加以額外出  
辨之四十六萬不欠至一百七十三萬餘兩乎

御史崔呈秀題稱當奴酋犯順之日諸臣言兵食惶惶競爲危急之談及奴緩亦與之俱緩日爲結黨排正之計職業不修漏舟甘處殆至臨涓掘井則何益矣榆關何地樞輔何職身肩重任屢疏告休關門兀坐豈奴酋乃臥理之所能奪其魄乎至於恢復之議不過寬皇上東顧之憂耳七年之教未能一日之用何望紙上空談口中浪語實爲誑上爲欺君職之所不忍言賈誼所爲痛哭流涕長嘆者也四月御史張鑛疏稱空言騙官利口卸擔之間鳴泰稀職原不爲過而乃聽其解綬回藉逍遙書錦致令

說鬼說夢之曹即借事揄揚圖燃旣歿之灰又如陶朗先劉國縉贓銀又經計部題准抵還軍需然非嚴責撫按恐終付之逝波又如何棟如一案按臣梁之棟查勘已確尚未見作何追解其究必至於朝廷之賞罰無權言官之糾彈不靈上下相蒙養成頑鈍之世界天下事尚可爲哉戶科孫紹統疏云三韓淪陷寇逼門庭邇陳十餘萬之師於榆關詎不欲一舉而殲茲匪茹奏捷恢復然恢復之事如其知彼知已能戰能勝我備而奴不來奴來而我能禦昔日聞風披靡委而不守之城果能



進一處隨守一處制奴而不制於奴且夕底定可期  
一朝夷氛全滅雖國家虛耗已極或發帑或權借  
尤可辨此幾百萬金錢一費永省誠爲上願如其風  
鶴之際兵心未堅攻取之間反爲奴乘而且未有變  
計日侵紙上之兵徒作谿壑之填是江河實漏卮必  
不得之數再一二年奴戈不必西指我國家不知  
如何景象矣

科趙  
吏科玄默叅兵部尚書趙彥以山東開府幸妖民之  
亂起躋樞筦之職撫臣身任地方先事不能剪遏亂  
萌臨變又復妄殺無辜謂爲罪案可也卽以功罪相

準可也乃受事以來與職方郎中方孔昭毫無善狀  
武官非賄不陞其子開倖竇近日開鞘賄金之事業  
已昭昭在人耳目真令人愧死無地矣○御史王瑛  
叅趙彥以妖功而獵宮保邀賞世廕受恩已過厚矣  
登司馬之堂未見嘉謨可佐邊防惟側聞長安喧傳  
有謂陳獻謨許武元開鞘盜銀曾賄送本兵千金者  
有謂本兵曾批執照許令二犯開鞘者使非緝訪之  
嚴發覺之早不幾委聖恩於谿壑乎以司屬邊關  
具瞻之一彥而本之不清雖欲邊無債帥將不剝軍  
賊不內犯不可得矣○九卿科道奉

聖旨會議樞輔去留

吏兵部等衙門會議得樞輔三年之內東夷驚伏西虜獻琛疆圉救寧允稱壯猷勞績詎可泯乎乃議者不勝鯁鯁過計謂兵有逃曠而不可問不有養癰之憂乎餉委逝波而不可清不有沃焦之憂乎將士猜忌而不奮迅不有風鶴之憂乎然以樞輔得君專而任久兵之宜簡宜練固其素所規畫者餉之宜減宜增固其素所裒益者將之利恩利威固其素所節制者操之縱之慮無不可咄嗟立辨但恐自此遂無變計則轉輸苦于不繼而踈虞出于意外不能不煩當

國者深長慮耳

皇上倚重樞輔無請不應屢奉

聖諭奏凱歸

朝煌煌

聖謨宜竟成功况地稱臨

敵時在防春一切舉動未可輕易伏乞

特頒溫綸

獎其前功更圖後効兵之老弱者汰之餉之虛糜者清之將之窳惰者斥之俾轉輸不困於司農而征求少紓乎民力尤樞輔衛國之忠謨舉朝之仰望於樞輔者也奉

聖旨樞輔慷慨督師志切吞胡今未有底績何可驟卽召還關門重寄簡將汰兵清餉相機進止皆樞輔之責便着速出任事整理軍務恢復防禦不得他諉

戶科郭興治叅方震孺奉

聖旨方震孺黨比熊廷弼失陷封疆削籍為民逮治  
吏科黃承昊言遼事國計空虛有朝不謀夕之勢豈  
堪持久兵多潛竄餉全漏卮司農方懷衿肘之慮而  
海內已見皮盡骨枯之狀若守此而無變計數年之  
後不待犬羊窺關方為大患又恐脫巾之戍卒斬木  
之窮民皆是起而為我難者安得不為之寒心也職  
謂必嚴核兵餉廣開屯田然後可以持久而其要莫  
先於選擇將領蓋兵精則一可當十十可當百兵減  
則餉省故曰練兵即所以省餉將得其人則一切練

此後俱科馬世龍

兵汰兵彼自有勝筭何煩廟堂之上總總過計即

工科虞廷陞疏今日第一着數莫重於當關第一担  
子莫重於樞輔年來兵餉掣肘揀將用人之際每推  
誠相許恒不得其用如大將馬世龍人謂其魁梧體  
貌似亦一望偉然顧昔日起家何績今日蟒玉何功  
常器廷臣率咨嗟相對虞不克任職留心潛訪更  
聞噴有煩言當此危疆呼吸干係宗社安危非真  
正謀勇相兼出人幾步者恐不足提三軍之命操閫  
外之權此又成敗安危與輔相終始而何可不慎  
之向者閩鳴泰口舌任事旋以虛恢見罷至於勤

王仗鉞豈宜輒許淮陰又何必三麾並樹使權掣而費糜哉

戶科薛國觀疏榆關何地今此何時一懈弛寃將欺蔽而莫可挽回卽撫道豈不欲極力整頓精心綜核聞節制無權動作有礙竊恐日玩月愒將帥隳心於戰聞曾歲月之幾何堪此優游稽誤也○浙江道莊謙疏頃年兵多虛冒餉盡侵漁甚至秉鉞者徒懷賣官鬻爵之私登壇者全無枕戈待旦之志嗟乎是誰司鎖鑰獨不爲之寒心哉諸臣議兵餉職請議樞輔之去留此何時可容貪庸剛愎之輩爲之將得其人

然後可簡兵清餉於張撻伐而勒鐘鼎斯無負

皇上春留樞輔之意耳

五月御史門克新疏自三路敗衄遼陽奔竄以後孰有能戰者侈口進兵皆欺人惑衆以飾觀聽而所用者守之一念也夫守則守耳兵多則不精餉多則難繼時多則變生此數萬之衆聚之一關樞撫二臣聚之一隅有此馭敵之法乎計莫若汰冗兵而募死將也○御史李燦然疏云向者越南星柄政有耿介不阿屹如山岳其當年百折不回之槩真足以障狂瀾而挽頽波爲國家柱石者頃聖明軋斷起王在

晉等諸臣真可謂端方偉品足當明堂巨棟矣海內  
臣子孰不首額稱慶乎六月御史何廷樞題遼土且戰且守則樞輔不宜卸  
担故恢復封疆之寄重矣但彈丸草昧閣撫並臨雖  
萬無不和之疑終作兩姑之婦似宜歸併責成使之  
久任成功然後不負北門鎖鑰矣  
遼撫在關每事不能專主况閣臣寵眷有加既不  
能如督師之尊重馬世龍尚方在握又不能如總  
鎮之威嚴斗城之中有三大焉督師足矣又奚以  
巡撫爲哉

兵科陸文獻疏稱大將馬世龍五載行間原無所豎  
一旦上方假以節鉞而登上將之壇集十五萬之  
兵於塞用七百萬之金錢以餉之可謂非常之寵矣  
計宜發憤殲奴滅此朝食以報君父以荅知己不  
謂虛具表儀全無紀律貪穢之形久着彌縫之術偏  
工餉爲養兵而設不用以享貔貅而用以肥囊篋多  
官之用多金之入也每千百之口難防矣兵爲防禦  
而設家丁不以禦寇而以爲寇指揮唐堯通判柯仲  
爛其被刦之尤者昔奴在千里今奴在几席將與軍  
俱有狼吞虎噬之形平時無挾纊投醪之恩臨事豈

通事實錄 卷之十四  
有赴湯蹈火之勇。何以籠蓋十五萬軍。諸將領之上古。有街亭顯戮。無損武侯之重。樞輔採輿言而更置之。何難作諸將久弛之氣。而一新壁壘之色乎。武官在釁下求安。每藉腹削之利。文士在隙中相鬪。爭談出塞之功。徒以倉皇口耳。僥倖一戰。則亦河西之故智已。

御史張鯉題 關上馬草每草一束折銀七分。兵得其四。官得其三。銀皆囊橐。而馬任倒餓。弗問也。從來紙上虛兵。以至家丁之占役。各軍之買閑。差遣之影射。種種弊端。難以枚舉。善乎職同官。楊新朝關兵養

驕一疏。切中關門之弊也。○戶科周洪謨題。稱樞輔當關三四年於茲矣。徵兵徵餉。竭天下之力。以養十餘萬之衆。犁庭掃穴。望眼欲穿。而不聞一展鈔筭。有確然之議。爲刻期恢復計者。樞輔受 皇上之殊恩。膺海內之重望。無俟傍人贊決。然職竊有慮焉。一營而數將。十羊而九牧。懦怯者媮旦夕之安。以飽其腹。勇悍者增瞻顧之心。而索其氣。不陰不陽。若進若退。夫奴酋悍而且狡。我緩則彼故急。我急則彼固緩。而我徒奴緩亦緩。奴急亦急。以墮其術中。去歲航海。旣窺要領。今又發遊兵於寧前。錦義之間。事在必爭。乃

通事實錄 卷之十四 三  
旅順一城一篲未築而虜騎突衝張盤不保萬一奴  
心巨測席捲前來樞輔自揣能站得定殺得去否切  
不勝杞人之憂矣伏乞 皇生申飭樞輔并撫臣道  
將切同舟之誼各剖心捐軀有死無貳以報 陛下  
至若樞輔自做樞輔事不得留熊廷弼爲活案廷弼  
自服廷弼法弗再置樞輔以解分職又不得不再三  
言之者爲 國法爲封疆也○御史楊新时期題稱寧  
前數百里城堡幾何大師數萬屯駐何所兵卽有之  
當亦歸附遠民就食無數者耳可列之行伍見敵不  
驚置之前茅衝鋒取勝乎如未也則當令兵歸士伍

習我戰陣民歸農田事彼稼穡待機會乘再置大舉  
無認四百萬爲固有按季取盈今遠帥馬世龍且憤  
然 請 調關前一任點查何驕蹇無人臣禮也夫  
億萬億千花名非旦夕可竟年貌疤痕寧甲乙分明  
令珠連環轉則數萬化爲數十萬各軍有信地分布  
此數百里間當令監軍司帥諸臣各於曠野約日齊  
點務期一日而盡以防昂名無數如官不足用則取  
就近道府州縣精明各官尅日尅時勿相參錯勿謂  
十數萬兵便可挾人以莫能稽核也○御史王琪題  
稱虛冒莫甚於榆關兵多積老累弱十未得五戍卒

苦無安土之期客兵益切故鄉之念稍有聲息得  
爲賊足矣安望其不潰哉故今之餉已爲關門消耗  
殆盡若兵則力疲心渙未可漫言大舉且怨望思去  
正宜汰簡汰簡之法當分戰守屯爲三等而糧之厚  
薄卽因之所餘老弱去之務盡則強者捍禦弱者固  
圍疆場無一虛糜之人國家省數十萬之帑從是  
生聚教訓漸啻恢復以成目前穩着夫亦何不可爲  
而乃悠悠忽忽尚思渡河以人國僥倖也竊恐所關  
重大慎無易言可矣昔職承乏華陽寺臣顧造語職  
以關門之役謂爲好大喜功行私罔上靡財蠹六國

終必焚身職嘗心服之而卒無不驗固知爲人臣者  
果從封疆起念不爲名利薰心則天下無不可爲之  
事矣

七月戶科陳序題邇來將帥忠勇無聞訓練罕睹卽  
飽食而不思啣報若此不益重其玩弛也耶目今溽  
暑漸去轉盼秋高胡馬正肥防禦計將安所且奴非  
無意忘情於我者聞在三岔河一帶地方高築長墻  
此其意欲何爲一則扼我哨探使不得窺彼蠢動情  
形一則欲長驅而恐西虜生心餌其后耳迨門墻完  
固一意西窺未可知也又有點兵十萬西虜迫郊之



說我聞戰守不能寧無恐哉○直隸巡按洪如鐘題稱榆關官兵自四月核實而後稱一十二萬有奇馬騾四萬八千有奇每月該領餉銀二十萬兩而四五月加草折銀尚不在焉本月二十五日接關撫喻安性揭謂中後所軍有食野菜中毒而歿者有囚饑竊逃獲而梟示者以至奴酋點十萬之兵傳於興水西虜點數千之衆迫於近郊職驚怖不知所爲惟有准撫臣之捐具牘上陳而已

兵部覆兵科陸文獻疏云張盤失事於金州曾有功實爲內誘而奸宄之伏于蕭牆則海外之釁可慮摺竿設防於沿海毛文龍正藉應援而成局恐壞於擾亂則登鎮之釁可虞薊門爲神京左臂各隘之設險布兵豈滋糜耗而舊督久已灰心新推又未叱馭轉眼不慮秋高乎榆關宿重兵十數萬馬世龍受鉞登壇如何隆遇而虛昂已經彈射凌厲更費調停諸將不慮效尤乎此皆掩耳盜鈴上下相習爲塗飾徒竭四海之膏脂罔聞三方之結局此科臣痛切言之以襄撻伐之一助也伏乞 嚴諭責成樞輔及該撫鎮等官各振奮精神力除踈玩至如馬世龍則宜痛自策勵上報 國恩下終樞輔之知遇毋謂人言不足

恤也

兵科陳維新題稱職竊祿兵垣痛心廢箸若馬世龍通國知其必壞而職有知不以上聞如封疆何如縱卒劫盜一月十一案而世龍內丁輒有七案四十犯焉又百計庇護致州縣不敢搜捕苦兵之患甚於苦虜如此而欲使兵獲實用胡可得也又輕率收降以致奴兵襍處致令探息颺去不思詐降奸細向來奴狡惟此柰何慕納降之虛名而甘惴惴於內地不測之變此之關係尤非渺小嗟嗟世龍縱忽若此貪饕若彼才智既無一籌股削已工百出樞輔一腔熱赤

志切吞胡初欲隆武臣之遇以重事權不知房瑄雅以功名自負一用劉秩而萬有餘喪天下諒樞輔之心而轉恐樞輔之心未盡白於天下故賊來既無足恃不來而歲費十四萬之兵四五百萬之餉可再堪一二年否今日出屯錦義明日出屯寧前又恐進逼之虛聲祇爲挑釁之實禍萬一興水之十萬果真西虜之數千果逼戰法守法兩者安據職何得不中夜傍徨願樞輔之早決成局也

八月吏科黃承昊疏云憶壬戌之春奴陷廣寧京師大震挾貲去國者趾錯于途挈家還南者肩摩

於道。主上焦心臣僚束手惴惴乎有朝不謀夕之勢。此等景象宛然在目前。曾幾何時而遂泄泄若此也。我皇上年來未嘗不以東事爲惓惓特以當關有樞輔。今樞輔所信任而依命之大將乃一馬世龍。夫世龍之驕悍奸惡。屢掛彈章。更聞其耽於聲色。漸成臃腫。如是而望其斬將搃旗以禦勁敵。不亦難乎。蓋舉朝皆知其不可用。而樞輔獨信之不疑。或者樞輔有獨知之契。如蕭何之奇韓信也者。但恐世龍悞輔臣。輔臣因以悞朝廷。祇自誤耳。夫以祖宗百戰艱難之天下。竟依命於驕懦之馬世龍。而無更

變。不以國家爲兒戲。爲孤注乎。今日事勢如同坐漏舟之中。燒廬之卞。人人知其必危。乃人人徂目前而忘遠慮。臣切爲陛下危之伏望皇上自爲社稷計。急與閣部大臣共商安攘之策。無貽後悔可也。奴陷廣寧。中外此僞景象。人所共聞。其暗晉出鎮關門。旋修武備。撫安西虜。邊疆寧謐。樞輔自請行邊。任用匪人。兵虛將惰。貪黷之風。一倡夤緣之竇。靡塞尚猶誇大。以飾聽聞。其寧免衆口之抨礮耶。御史安伸題稱遼疆久淪。奴患巨測。榆關戎事。皇上實一一委之樞輔。卽屢有指及馬世龍者。而樞輔

通事實錄 卷之十四  
獨信其可使 皇上重嚴其責成則力去虛驕賤削  
之習猛奮秣馬厲兵之勇當不俟終日矣况奴之請  
和最狡我之收降更愚儲邊才以需后勁實不可不  
預啗焉宋時金兵引退上下恬然置邊事於不問李  
綱獨以爲憂數上備邊禦敵之策此時而有奮不顧  
身任天下之重如綱其人真社稷之臣也卽以應金  
甌之枚卜作禁中之頗牧可矣

兵部爲營軍鼓譟奉

聖旨是便行與樞輔轉行撫道各官嚴查首亂梟示  
其激變情節係何將領另行勘明具奏封疆之臣最

要體恤軍情恩威兼濟若非平日基怨豈得以馬軋  
給發少遲頓起鼓譟以後有仍前播虛尅扣的樞輔  
不時叅處待秋防事竣樞輔亦不宜久暴於外仍移  
任關內關外宿兵與各阨塞防兵衆寡酌發不得獨  
少致有踈虞

鎮撫司爲緝獲事奉

聖旨熊廷弼失陷封疆難逃三尺蔣名陽心克胆大  
乃與其子出入監禁營謀巨測卽其授受妖書演習  
兵馬不軌之迹顯然着送刑部從重擬罪

大學士孫承宗題川湖兵極難約束四月中有前屯

戢武營之紛譟七月以來寧遠遊擊徐璉報稱所統川廣兵繞寧前道呼號矣松山叅將樊應龍報稱寧武營所統南兵閉城門矣又報喬桓所統武中營係去年招募三月抵關迄今未領一錢衆心徬徨仍作偶語乞念危邊將餉銀立賜給發庶人心可支臣臥病右屯謹力疾以請○關內道劉詔報樊副將受兵凌辱行李盡搶將官周鎮盛忠亦被挫辱乞將見在銀糧速爲給發○戶部主事楊呈秀揭據寧前道報川湖兵以索餉殺人毆將結隊不散蓋因馬乾二三分之短少槩稱三月無餉非職全未給與也若不預

呈或疑職不速發取禍非輕不得不一言以明之

軍中缺糧則兵餓死缺馬乾則馬倒歿止缺馬乾三分兵何以譟蓋樞輔急欲進兵兵畏出征藉口索餉爲逃散計而以爲饑軍鼓譟則近於欺矣甚矣邊兵之難御而樞輔之不度時審勢也

以張春爲永平道兵備僉事

志叛始也

春歷任至戊辰加銜久任諂事魏璫奸險克恃在晉爲本兵召對面奏春惡再上疏糾叅奉旨逮問反被其糾黨馬世龍茅元儀等陰賂言路攻擊晉解任歸里春僅鐫秩三級旋加太僕監軍樞

輔長山一敗春叛降奴代其上疏請和大爲軍中國之辱

兵科羅尚忠題稱樞輔當關三年於此矣以爲有罪則數年拮据關門無恙也以爲有功則恢復全局依然未結也馬世龍何人斯偃鼠之飲業已滿腹更何所求而不驕且貪耶據臣所見聞殊有出人意表者總之樞輔於世龍至此亦莫可誰何而信匪其所傷實多其象爲比關事日壞兵則有兵橐馬則有馬耗其象爲蠱爲將領者恩不足以結兵心威不足以攝士志其象爲渙爲撫道者肘掣而莫克展其技見

異而無自關其忠其象爲睽司農與餉司爭餉中樞與關門爭兵其象爲訟舉朝亦明知事之必壞而苟且偷安亦明知人之不可用而姑倚以爲親其象爲需夫然則奴來而窮於應奴卽不來而窮於供國家於是岌岌乎有困之象矣言路交章不啻縷悉豈大帥近狀舉朝知之樞輔獨未之知耶恐樞輔他日無以處世龍并無以自處故願樞輔之熟思而猛省之也

工科顧其仁題稱東圍有事已八年矣柰何日日延捱事事破壞揆厥所由馬世龍尚可一日容於堯舜

之世乎。世龍名爲大將軍，實乃真罪孽。樞輔意所欲爲，秘授其指於世龍，遂迎而合之。樞輔曰：「此先得我心者也。」而且爲神授，而且爲意暱，以故世龍全副精神，不用以練兵簡將，而用以獻媚行私，通身氣魄，不用以殺賊殄寇，而用以嚇人攫利，指有所染，卽轉達某可參將，某可遊擊，不難總戎而侵司馬之權，意有所營，卽託言某宜駐札，某宜恢復，不難置重臣於極危險之地，甚者摠收降賊，明留臥榻之虎狼，藐視中丞暗使同舟而胡越，其他罪狀罄竹難書。皇上嚴責樞輔如馬世龍，必不可用，卽與尤世祿、王世欽等

繫行斥逐，將兵馬器械等項整頓料理，件件妥貼，莫再輕言恢復，輕離門庶，山海可恃，無虞。神京亦免震動矣。

御史陳世倌題稱：「慨自遠左淪亡，中外震恐。皇上以閩外之寄，推轂而授之樞輔，樞輔以國士之知，推心而委之馬世龍，天下之安危係之。今樞輔之巡行也，饑兵所在，紛囂告矣。馬世龍終以屢旨策勵，留矣。夫兵而饑，六月前之解餉，何居餓而囂數年來之訓練，謂何聞以兵而割，參將之耳，何止囂也。聞奸弁主使兵囂，以要挾，何止兵也。且獨囂於樞輔出關之

後巡歷之地亦匪僅以餉也猶今日歷中前明日歷  
寧遠明日歷錦右當此秋防督此悍卒奴有興水十  
萬之報移駐瀋陽之報暗結西虜之報渡河西犯之  
報萬一乘間掩襲如旅順故事驕悍貪罔之馬世龍  
能統遊棍賄買之偏裨率二萬象人塗馬之兵衝鋒  
陷陣乎世龍暴橫凌蔑撫臣撫鎮已有水火之形他  
日恐作玄黃之戰此樞輔之入關萬不可俟秋防竣  
事若足餉止器已奉 嚴旨不敢贅矣

御史周昌晉疏稱職閩邸報見關上川湖兵因索餉  
挺刃迫道臣之門而松山杏山之兵亦復煽動樞輔

與撫臣疾呼請 命餉司曲爲給發僅得解散以如  
是之兵而猶出關至右屯至寧遠謂乘其銳乎擊其  
衰乎或移兵以就餉乎知兵之不可戰而第言進勦  
以謝 中朝之口實士卒苦於暴露馬匹疲於道途  
轉餉愈遠取數愈奢徜徉數月便可按轡入關曰吾  
餉不奏手也此其心路人知之矣鎮臣馬世龍驕而  
且懦腹削無厭凡部伍中無骨氣者旣竭趨承以奉  
款卽有才力者亦不能越阿堵以自豎舉 朝知之  
而樞輔若充耳也或者期許之過慮傷知人之明且  
繾綣之深內牽難割之愛姑爲是隱忍不能其功名



聊與共富貴乎不知繚紲入手羽翼已成今日樞輔之精神命脉已有不得自制者前之請科道出關點兵猶是謾語相欺今之聚衆索餉直以危機相挾矣職故憂將之不能用也嗟乎玉關人老燕然未勒以積老積苦之身處不進不退之地用極驕極懦之將成非戰非守之局 皇上無徇情面以悞 朝廷也御史汪裕題稱日者關餉告匱內外參差司兵不知餉數司餉不知兵數以致解不及期給或非額而兵課一二先倡千百隨和環繞道門露刃結隊將官不能行法惟叩首流血以求解散嗟乎如是謂之兵乎

不用之禦虜而更以滋亂乎如是謂之將乎不能以約兵安望以乎虜乎大將臨敵誠不可易第英雄之謀畧未彰貪橫之形跡屢露何論有負 皇上之推轂並樞輔節制之體亦爲不光伏望 勅諭樞輔任將勿一意姑容練兵必嚴加節制斯曰戰曰守有堅而無瑕矣○順撫申用懋奏薊鎮自東而中而西忉營有三路有十二關口有一百五十餘處邊長幾一千七百里先年督臣譚綸總理戚繼光之舊一一可攷倘循其舊蹟邊事儘可支撐條上吃緊八事曰酌緩急以均調撥議舊餉新餉以示畫一撤回班軍以

勤修築裁南兵將領以省繁費久在將領以課實蹟  
弭內盜以安其生寬徵輸以紓其力議處馬戶以示  
休息奉聖旨八款皆安攘石畫該部從長酌議具覆  
前鋒營總兵魯之甲統領官兵於二十一日右屯衛  
柳河起行會同錦州駐防前鋒營叅將李承先俱於二十  
照續五日抵三岔河原奉馬總兵傳調各營遊擊金冠等  
船隻限二十七日作事累差兵在二家溝催探並無  
消息魯之甲見大船未到用小漁船六隻每隻止渡  
七八人不能多渡先發該協千總馬吉周守禎等統  
領有馬官兵二百五十員名李承先發過軍備張文

舉郝自演等統領有馬官兵四百五十餘名生員劉  
伯鏹帶領回鄉難民二百三十名各過河先往耀州  
總兵馬世龍於二十六日自右屯起行次日抵柳河  
口見魯李二將已發兵馬過河隨差之武營都司張  
邦才統領後勁左右并衝武營及該鎮標下兵前往  
耀州應援魯李二將先於二十八日帶鎗砲手八百  
餘名過河在東岸洲子鼎設備營壘結聯葦橋進兵  
赴義難民周生員等數萬止候探丁至城便將叛將  
奴賊擒斬及至耀州攻城奴早知覺烽火一傳伏兵  
四起我兵旋散賊兵追逐到河魯李二將營未下之

葦橋未成賊突至連放數砲李承先亦手執鳥銃打死數賊因泥水深陷頭中二刀面中一刀身中一鎗而歿魯之甲亦被殺傷相繼投水而亡中軍錢應科亦落水而歿○大學士孫承宗奏關外哨探巡河陷沒大將奉

聖旨馬世龍調度失宜輕進敢敗軍法具在姑令戴罪立功樞輔身膺重任着一力担当督撫道將嚴加守備務要萬全不得屢疏稱病

按陸兵可以程計水兵不可以日計水陸約期於二十七日與事水兵並無消息世龍料理如此焉

得不敗耀州非奴酋緊要地勝亦不爲功矧大敗耶○關內道劉詔查報魯之甲原爲東哨接渡難民其欺罔之甚至此

兵部題稱先據傳聞樞輔馬鎮守率領兵馬渡河攻海州等語本部看得今秋防正嚴西虜已顯肆挾逞而奴酋又久蓄狂謀內地爲急渡河之舉萬不可輕動業馬上致書樞輔并札行馬總兵急宜停止還當回至錦州講折西虜嚴爲防禦去後頃於初六日早據山海傳言馬總兵令李承先等領兵過渡自己領兵西旋被奴將官兵盡行殺傷等情聞之不勝驚駭

夫在我戰守向來原無實着豈可輕動過河今桃奴  
奴酋殺戮官兵致開大釁萬一奴騎乘此長驅則寧  
錦等處能保其無虞而山海關城係於安危極重前  
聞在關兵馬甚少又何恃以守乎合令總兵馬世龍  
速將關外各兵急選精壯者多方調守關城加意禦  
防務期萬全毋得仍前忽視致悞大事自干軍法也  
巡關御史洪如鐘題柳河陷沒之故分明誤聽奸細  
擒賊歸天朝之語以貪必不可成之功乃不度彼  
已不審進退貿貿競渡直趨耀州欲僥倖以掩其不  
備而不知已落奴彀中矣以致伏兵四起堅城在前

大敵在後狼狽失措張皇奔北半爲追殺半爲淪沒  
如驅羣羊以餉餓虎其悲慘慙憤可勝道哉夫遼事  
之不能進戰也人人皆知之人人皆言之卽職曩者  
關門師久餉窮一䟽亦有毋張恢復之名毋忘固守  
之實之言况屢奉明旨申飭而竟不遵也頃職在  
關門樞輔自右屯遣職書職因勸其入關更以重臣  
處危地恐非所宜爲囑蓋以兵不皆精壯堪用而布  
置遠地備多力分皆屬可慮故職簡汰兵馬䟽中曾  
及之且聞其人心不和事權不一上下相蒙彼此相  
忌又有西虜挾賞往往於寧前各處作梗正恐奴來

通事實錄 卷之十四  
三  
脚跟不定力不能支柰何奴不來而自送死焉喪師損威虜益生心冒進喪敗者雖云馬世龍使魯之甲等爲之而之甲原守右屯者也樞輔之駐右屯亦匪朝夕豈其無所商度而一旦爲此無田單復齊之力類馬謖自用之愚其敗宜矣

遼東罷巡按邊事總屬巡關稽核關院此疏深切著明其言遼事不可戰與晉言脗合樞輔整頓已三年矣戰而且敗當經撫潰敗之餘便嗤晉之不戰此時何可戰耶晉在關人心和事權一所以保守殘疆漸圖恢拓癸亥以後關內外另是一番光景矣樞輔身在右屯魯之甲由右屯差遣失事而誘罪將官何其無丈夫之氣也

兵科李魯生題柳河覆沒羽書旁午樞輔有疏鎮臣有報槩其指歸只一回護道路所傳有劉伯鋹者報稱四王子住在耀州虜兵不滿三百我師過河遼民旣殺王子殲其衆以歸當事者輕信便欲邀此奇功以爲撒手之局而不知其中敵人之計也兵至城下寂無一人城上鼓掌大笑四面伏兵盡起我師奔逃無敢恋戰有言喪官兵幾萬好馬數千者我氣旣喪戎心必起天語輝煌岌岌乎有一重門限之慮乃

東方之禍害愈甚。樞輔之告病愈急。輔臣獨非人情。而善病至是耶。○工科陳胤叢題頃柳河之役。樞輔當我兵新挫之餘。人心未定之日。宜竭股肱之力。濟之以忠貞。成敗利鈍。生歿付之天命。人情不平。則奮夷奴之計。陷我軍。窘辱天朝。樞輔得無有奮心乎。事有弗如。則耻逆臣。永芳中華。無有與之。負者樞輔得無有耻心乎。巖關安。神京亦安。卽樞輔之慮。舍亦安。不然。退處何地。急欲卸担保全於一身。得矣。而以大事遜人。卽寢食必且不寧。而入里亦覺無色。願樞輔憬然動念也。○戶科吳弘業題馬世龍徼功失

事。樞輔特疏叅之。諸臣屢疏劾之。奉有明旨。差御史從實勘明具奏。以憑處分。忽奉溫旨。諭以不必以小挫自阻。且望其嚴備禦。而蓋前愆。噫。是不惟樞輔獨任偏聽。悶悶昏昏。俱被世龍顛倒。併令廟堂之上。威命靈爽。反反覆覆。又被世龍顛倒矣。夫封疆利害。不論所失之多寡。當論所係之輕重。使奴衆乘此敗。鱣渡河而西。長驅直搗。則銳氣先喪。風鶴皆驚。不知誰爲堵截。誰爲應援。世龍之肉。豈足食乎。而但謂之小挫可乎。卽樞輔素偏護世龍。已知其神氣俱銷。號令不行。無能爲矣。尚望其嚴加備禦。使奴酋

聞之不輕我。中國之無人一至此乎。職請急下明詔。着令世龍暫解兵柄。聽勘明處分。斷不宜濡滯不決。再貽疆場之誤也。

從來武弁作用。無有如世龍者。反覆顛倒。任其簸弄。總由虛兵。尅餉線索。通神邊事。大壞實自世龍始。

貴州道張樞題職見樞輔有哨將巡河陷沒一疏。不覺驚汗浹背。毛骨悚然。因嘆關門事急矣。大都今日之計。守關爲要。須設重兵於此。以爲堅壁固壘之用。其寧前錦州雖不可虛無其人。亦須斟酌量移。不可

使前出而後空也。至於軍中糧餉。絕不可多積遠地。以防藉寇。此關門根本之慮。而遼瀋已事之鑒也。

○貴州道楊春茂題鎮臣馬世龍等纜一渡柳河而覆軍。殺將慘不可言。樞輔之能已見於天下矣。恢復謂何以臣愚計。必毋嘗試。毋掩襲。凡寧前寧遠處處練兵。處處積餉。且耕安插。遼人以固吾圉。結連西虜。以繫戎索。纜可以雪耻。除克繫奴酋之頸。此戰守之機宜所當早決者也。○湖廣道溫臯謨題經鎮兩臣急於邀功。覆過以國事微倖。今舉朝皆言樞輔宜聽其暫休。馬世龍宜解其兵柄矣。然舉代甚難。計不

得不責問於樞輔數年綜覆夫豈夢夢誰堪代世龍  
樞部與廷臣參定之尤愈於局外之傳響也

樞輔胷中只有一世龍既謂其當休又何必問  
兵科羅尚忠題竊惟樞輔誤信馬世龍舉朝杞憂  
無已而樞輔寵怙不衰今亦曰世龍失事有罪乎曰  
任用非人有罪乎訓練不足剝削有餘饑兵質弓矢  
以爲殮則無過河之料舟楫不備結營東岸而喧競  
於河凡四晝夜敵安得不乘其踈則無過河之筭前  
鋒之將先期而冥行水營之船後期而不至誰制閫  
外號令安在則無過河之律且發營兵且發降卒祇

因彈射交加姑欲殺降當賊襲功掩罪以塞人言則  
無過河之志總之世龍之罪不在輕進取敗而在多  
方蒙蔽任意貪橫全無報主之心樞輔之罪不在  
誤任匪人而在徇私庇奸養虎貽患釀必敗之局則  
今日併差御史勘明誠不可不詳核其實也○雲南  
道楊維垣題用兵之法要在審勢不謂任邊事者乃  
頑冥蹈之一何醉夢至此世龍言隔河而行何以忽  
踰河言萬無一失何以不應其口草草而往貿貿而  
去是何筭計不意國家敲骨吸髓之餉止養此無  
用之兵樞輔所違衆深信之馬世龍仍只一無能之



將而朝廷上所倚之爲范爲韓爲裴晉公者亦作此等成色也。平時談天之藻，炙轂之辨，且一切高閣束之，步步從實地上行，件件擇緊要處做，日日切覆亡之懼，隱隱培恢復之基，亡羊補牢未必爲非策耳。

○山西道劉洪光題職邸報中見東巡敗沒一事，不勝甚駭而且嘆也。羣十餘萬之兵，費千百萬之餉，從未見斬將塞旂有一勝着纜一探足，卽遭覆餗。此時將何功之圖，何計之從也。惟是急採賢良，需次大用，而夾袋乏宿儲之彥，羣議鮮推轂之英，此其故何也。年來門戶操權異已，卽黜所藉以居要而任重者，非

其故吏，卽其門生，所稱矯矯力特不隨風逐流者，幾何人哉。職以爲賜環諸臣宜擇其聲先而望重者，卽當推用當此中外多事之秋，或亦任賢圖治之一道也。

門生故吏等語深切時弊。迄今十餘年，邊事用人皆係一脉，稍立異則斥去矣。

兵部題關外鎮守設防哨探各兵不過三萬，而關門又止二萬八千，柳河之劔總兵監軍實壓河而營全師以歸，豈二弁隨喪數萬，又何糧餉未聞報減也。宜聽經臣從實核報，以憑查處奉

聖旨上年減汰兵餉以八月初一日爲始是時額兵報十一萬七千今報見在數止五萬八千實少一半其餉安在便着巡關御史從公覈實於五年分逐月清查扣筭明白毋使內外互爭有誤給發

順撫申用懋題臣蒞任以來三月於茲邊值柳河失事恭聞 皇上有關門止隔一重門限之 旨臣仰

天而嘆曰思深哉其殷鑒乎於是星馳到彼登高涉險備歷諸要害相度形勢或謂依山依海關門誠金湯矣而關外一片石獨不有間道乎臣謂一片石形勢委蛇外寬內窄外寬則我兵可屯內窄則寇無可

掠必不敢入入則黃土諸口拒其衝石門新練兵邀其前而關東鉄塲堡兵截其後入則當立殲之盡耳虎豹在山真有萬夫莫開之勢焉

人憂一片石愚謂虜必不由險地入則囊中物耳此疏得之

都察院左都御史王紹徽題柳河之役冒險失利大違軍紀事若濟則以恢復張皇事不濟則以哨探藉口合遣御史徹底清查肅 國憲於既往懲夙弊於將來查得御史練國事雅負精忠兼饒幹濟堪以差委伏候 命下令本官會同巡關御史前去將失事

柳河失事

通事實錄 卷之十四  
情節從公會勘回奏

毛文龍獻俘解活夷七名稱中路逃去二名行至廣鹿島文龍另解六人將前人換去科臣楊文岳言俘夷重事忽然解來忽然換去前解者不知何以處發後換者不知何處得來一生一殺倏更倏替生既不重歿亦不威如此事情真同兒戲不報

殺熊廷弼

聖諭朕惟踐祚以來日夕兢兢思復

祖宗封疆奉

行 祖宗法度共與二三大臣及諸百職事三令五申至諄切矣念目今逆奴內犯遼左戒嚴我 皇祖特起熊廷弼於田間授以經畧賜之尚方賜之蟒玉

寵極人臣義當盡瘁乃廷弼欺朕卽位之初始則托病卸肩袁應泰而遼陽亡旣則剛愎不仁望風先逃而河西失當是之時不知費國家幾百萬金錢喪軍民幾百萬性命而征兵西蜀則西蜀變風聞山東則山東亂至今黔中尚岌岌未寧斯其罪難擢髮數矣迨三尺莫追復百計鑽求其最甚則有周朝瑞十日四疏以救有顧大章妄謂罪屬可矜而又托奸徒汪文言內探消息外入楊漣左光斗魏大中表化中之幕囑令遺書求解諸奸受賂動以萬千又安問 祖宗疆土與 祖宗法度哉朕深切痛恨已將楊漣等

置之於理頃八月二十一日於文華殿日講畢卿等  
五員獻刊行有像遼東傳一冊出諸臣袖中合詞奏  
曰此廷弼所作掩飾誇功希圖脫罪朕親覽之豎髮  
切齒此蓋廷弼奸謀不得肆行於朝今又敢以流言  
煽惑於野且心懷不軌辱國喪師惡貫滿盈罪在不  
赦而又刊書惑衆情益難容况屢經言官郭興治門  
克新石三畏周洪謨等形諸於章疏再四詳釋宜亟  
加兩觀之誅庶大快萬民之憤卿等既擬諭來具見  
獻書忠懇至意朕甚嘉焉卿等卽傳示刑部等衙門  
着便會官速決了以爲人臣辱國偷生罔上不忠者  
之戒特諭

刑部奉

聖旨熊廷弼罪惡貫盈旣已正法還着傳首九邊示  
衆仍追奪誥命家屬人等着緝事衙門及五城兵馬  
卽時驅逐出境不許潛住京師如有踈縱一併嚴究  
不饒

時魏忠賢以妖書謀逆等事坐蔣應陽乃徵獲奸  
之賞而廷弼之歿速矣

遼事實錄卷之十四終

三朝遼事實錄卷之十五

黎陽王在晉明初甫編男會苾穉芻甫較閱

乙丑九月兵科王鳴玉題職接邸報樞輔哨將巡河陷

沒大將調度失宜一疏慨然廢箸而歎語同官疆事  
破壞一至于此夫馬世龍武夫耳智以利昏貪而弗  
檢此不足責不幸而敗則死于虜幸而免則死于法  
此不足惜獨是樞輔何人封疆何事乃偏聽養奸致  
有今日此則昔人所謂大臣誤陛下而大臣所任  
者誤大臣者也夫世龍之必無成也中外知之樞輔  
獨不知諸臣屢言之樞輔獨不言即我皇上未必

不心疑之。姑優容之。以觀其後。而樞輔獨言而不疑。夫督師一官。非大皇上設之。樞輔自請之也。專闡重權。則攬之已。殘局敗着。則推與人。此君子所不爲。但以衰殘爲辭。罷去塞責。何以答數年特達之。主眷而謝中朝。沸騰之物。議乎。大抵樞輔之在行間。名爲慷慨。實已狼狽。堅于自信。闇于知人。始養世龍爲驕子。前掣後曳。明知其倚叢營窟之奸。繼聞人言如充耳。苟且糊塗。覲幸爲覆罪蒙功之舉。樞輔曾有言曰。舉世不念。堪憂。臣今則曰。樞輔不念。舉世堪憂。夫無事則便其身。圖而有急則償之以國土。此武夫之不忠者也。

刑科蘇兆先題。臣聞朝氣銳。暮氣惰。衝風之末。不能起。斷蓬其力弱也。樞輔一疏再疏。輒云某處置兵某處置物。臣歷幾防。臣事漸畢。益翻然動。歸想于是。語酸楚。言言苦病。此時形神不束。而關門即聊且塗抹已。忽然有離披不振之象焉。又其後欲辭不得。欲歸無路。情迫無奈。遂言出關言渡河。言兵飢言兵變。語語張皇。句句憤激。對人成怨。觸口皆恚。此時關門真兵不成。兵將不成。將其景色始結爲泛然。莫主潰焉。欲決之形。雖無俟今日。而識者已憂其必有今日。

久矣。彼如渡河東哨，是何等事，不聞有一番精明約  
東不見有一段激厲威稜，止榻前伊嚅數語，聲氣不  
揚旌旗，削色其何以壯軍聲，作士勇而欲其不敗得  
乎。願樞輔整頓末路，以性命身家當此危關，勿慢焉  
神茫意亂，而以危關爲孤注也。至諸臣從長計議，自  
不可緩。蓋昔之難代樞輔者，非直以代之難，其人直  
思昔誰代受功，誰實未成，而代受收功。今誰代受罪，  
誰實必敗，而代受實罪。不知此從樞輔起見，不從封  
疆起見也。失律喪師，不可謂無大罪，即可定樞輔功  
罪輕重之案，便可定。朝廷恩威輕重之案矣。

御史曾應瑞題自樞輔之任馬世龍也。約五部大兵  
歸其節制，世龍亦儼然自稱雄長，號召諸軍在樞輔  
且不啻于城倚之腹心置之矣。無奈世龍貪而且狡  
庸而且懦，威不立于上而令不行于下。至大將畏偏  
裨，偏裨畏士卒，魚散獸陵，莫可收拾。勢不至覆軍殺  
將不已者，今復何如。設問誰司約束而令至是，世龍  
應得何罪耶。如謂其可堪策勵，轉敗爲功，則世龍不  
過一席寵怙，貪昏憤無知之徒耳。世龍納賄營私，比  
匪岡上中多羊頭犬尾之輩，濫珥貂蟬，自少鷹揚虎  
賁之雄，不堪鞭策以故。世龍用諸將則諸將敗，是世

龍以諸將殉以樞輔用世龍則世龍敗是樞輔以世龍殉迺相殉而迺相敗將以國家殉是役也豈徒料敵智短大類金注之昏乃由貪功庇奸妄希敵袴之予故樞輔久駐右屯無非進取爲謀要皆世龍倖功一念悞之今決裂至是可輕縱乎萬一奴賊乘勝躡入寧前一帶風鶴皆驚山海關泥丸難封雖縱食世龍之肉竟屬無益即令之堅壁固圍爲贖罪地則敗軍之將令愈不行軍心滋玩勢難圖矣是世龍宜以軍法從事革職聽勘徐議正法追贓者也兵部題關門兵餉虛糜營伍玩愒臣部慮之久矣今

當秋防戒嚴西虜挾逞乃不綢繆山海以實根本保護寧錦以固藩籬輒欲過河以驚恢復之虛名衆論皆知非策臣部前已馬上致書樞輔并扎諭世龍與其中止促回錦州未見回覆而兵將陷沒之報至矣第兵馬將領存亡數目尚未明報應行巡關御史會同該撫委嚴明司道查勘的實以憑參處夫中樞與在關文武諸臣表裏封疆之責須外關關白同心共圖全勝今輕師東渡臣與撫臣不一與聞置當事于局外視飛檄爲故帟今臣言不幸而中矣爲鎮守者可仍泄泄而誤封疆哉伏候 聖裁奉



聖旨關門將士糜餉如流平日料理何事一舉輒遭  
陷沒大貽國恥反啓戎心深可痛恨你部便馬上差  
人速催新將楊麒等及總督王之臣星馳到任仍移  
文樞輔統率撫鎮道將諸臣亟脩戰守實事毋驚進  
取虛名至于本兵重任尤宜朝夕儆備中外同心共  
圖全勝不得徒托空言其失事情節即着都察院差  
風力御史一員會同巡關御史從實勘明具奏以憑  
處分○遼撫喻安性爲哨將巡河陷沒事奉  
聖旨馬世龍輕進喪師罪莫可追喻安性同事封疆  
何得諉于不知姑策勵供職悉心防禦俟勘明處分

○喻安性着改推用

楊鎬三路敗衄所喪軍丁四萬五千八百七十餘  
名今以十二萬兵而存五萬八千則比鎬之喪師  
更甚焉一筆塗抹以欺朝廷國法可逃此心  
何可昧耶

工部主事門洞開疏云年來只因帶罪二字斷送封  
疆復歎今日尚爲情面一言賣玩法紀今日言清餉  
明日言清兵兵餉誰清進不成功退不成守戰守無  
據議論多而成功少徒滋紛爭黨與盛而主勢孤莫  
破錮習食毛踐土不思報朝廷之恩借譽養交惟

知便身家之計。悠悠汎泄。釀成不痛不癢情形。詬誶  
罵陵。漸見若醉若狂景象。勢極重而難返。法屢伸而  
輒弛。卽一可以例其餘矣。○浙江道御史莊謙疏云  
東事至今日而極矣。終日言兵不計兵之可以戰可  
以守。終日言餉不問餉之靡于將靡于兵。無故思徼  
倖以成功。一遇小敵。輒干戈之不任而枕尸之相接。  
天下事尚可爲哉。

刑科霍維華題稱自古閫外之寄專畀一人。未有一  
權而兩操者。古人文武出于一。今之人卽遠不逮古  
人。文武并用可矣。何至文與文耦。大其柄。武與武衆

制其權。如今日乎。遼東之壞已事昭然。烟鑿不遠關  
門。近日之事不幸復類前局。四載綢繆一朝挫。劔亡  
羊補牢。因敗爲功。正在樞輔自爲策勵。旣萬不可聽  
其去。惟有裁關撫一員耳。關撫裁則三軍之耳目心  
志并萃于一人。前後之功罪禍福。慮切于一身。翻然  
振起之氣象。或可再見也。至撫臣喻安性。義當分過  
事。非專制與其兩存之。而開推諉之端。何如別用之  
以收桑梓之效也。○御史倪文煥奏傳  
聖旨。夏之令極。詆毛文龍。幾誤封疆。差官逮治。吳世  
科冒濫兵餉。拿送鎮撫司追贓。

十月工科楊所修題稱自遼疆淪沒以來揆厥所自率以經撫不和敗以文武棄逃敗以關外議戰議守朝臣袒左袒右卒致牴牾俱成畫餅焉而終敗頃者柳河之失又以欲倖功掩罪而竟至沒將陷兵大爲逆奴所竊笑覆轍固歷歷在也夫知其所以敗則知其所以勝也往者經撫並設勢可相軋各所轄將士不無偏向而在朝之人情又時有向背人人代爲兩人立城府即以父子兄弟爲之不相謀矣從前屢屢僨事豈容再誤望皇上與閣部大臣商確關外似宜止用一人以經畧銜兼巡撫事語云用人勿疑

凡道將等官聽其揀擇委任併力同心從新做起如理家事者然庶可望桑榆之收矣

吏部會推經畧高第王在晉張鶴鳴 欽點高第○

高第薦職方主事徐日久爲軍前贊畫○賜高第蟒玉銀幣經畧朝鮮

巡關御史洪如鍾題稱關門重地全以事權歸樞輔矣然關撫之設正樞輔所爲運指臂而賴緩急者職歷榆關時曾問遼事說者謂前事皆因經撫不和而敗今樞輔撫臣固稱一心一德之雅而所見亦微有異同若任樞輔似不必用撫臣用撫臣似不必煩樞

輔凡部臣鎮道臣對職無不言此者此職所據爲事  
權不一者也如柳河之役撫臣謂絕不與聞意自見  
矣至諸弁中固多意氣相投惟是委署者每以信任  
使氣勢而部陞者又以實授薄虛銜各不相能遂起  
睚眦即前日飢軍鼓譟敢以羣卒凌主將而同事者  
或擁兵而不救或緩頰以示恩豈非相顧相忌之一  
念與是居平原無同袍同仇之風臨陳定無必勝必  
克之理故渡河之舉纔一動而立見敗衄豈所謂胸  
有成畫見而後進者耶既失虎豹在山之勢又動風  
鶴草木之驚宜何如振起者亡羊補牢此其時矣

巡按直隸御史焦源溥題稱職巡至北平抵榆關轉

石門而西見畿東一帶編民車戶爲榆關運米運

金運草運豆運器械火藥而逃累者十已八九以爲

士馬何如騰壯軍伍何如精嚴及至關門則軍丁蕩

遊無所繫屬諸將領半多驕縱城池守兵俱弛祇有

山石道所編居民列爲舖兵執干守塚而已職見之

不勝駭異緊要一關狼狽如是尚敢輕率出兵徼倖

於萬不可得之功哉柳河之衄所喪者挑揀之兵馬

所殞者屈指之猛將落膽驚魂又似三年前光景關

係豈渺小何以平常視之也至於事敗互相推諉職

不能爲運籌諸臣解也。撫臣對職曰：款事可成，守實不難。此其中或自有妙用，非職膚淺所測。倘不更易一番常調，洗滌一番腸胃，振起一番精神，關門事未可知也。則守亦豈易言哉。奉

聖旨：關門情狀，這本說的甚真。以後着力加振刷，務保無虞。○十四日，樞輔孫承宗允請告回籍。

職方司主事徐日久疏切見山海關總兵馬世龍本一市井庸徒，虛有儀貌，總戎不爲不久。我皇上徒以邊疆在念，悉心委任，竭天下之物力，罄累朝之積儲，贊運轉輸，至於九邊，調到家丁，類皆各處將官

畜養，健兒選十得一，糜費困頓，有識寒心。今試問世龍，此曹安在？營房安在？器械馬匹安在？柳河之役，自動自靡，然則平時所爲訓練，安在？偵探安在？韜鈴勇畧，一無可言。三年以來，道路流傳，惟有貪淫驕縱，諸狀不堪聽聞，不可殫述。第我皇上矜于使過，亦旣屢厯策勵，嚴旨世龍，顧囂囂自得，無戰兢恐懼之心，而益務旁蹊曲徑之術。平時無一善可稱，據法無一毫可恕。若復優容，異其後効，雖上之聖意淵遠，而下之觀聽混淆，即經畧新猷，亦似難于展布。臣晝夜思惟，不能已已。按祖宗成憲，凡守邊將帥與賊臨

境巡哨之人失於飛報以致損軍者應得何罪依條  
處置不少寬假 國法既伸公論條暢必能使人  
心震動邊務肅然若以五防勞叙墨跡未乾亦應令其  
解任聽勘即今楊麒已至臣雖未識其人度朝氣新  
銳必能獎率三軍旌旗改色彼此虚心可用商酌若  
馬世龍短長已見臣若冒昧與之同事懼再辱封疆  
不勝憾忿斷斷乎以此舉為贊畫先着不然臣豈求  
多于世龍者哉奉

聖旨經畧到關灼見情形曲直自然奏請定奪况封  
疆所係不小徐日久如何逞臆妄奏搖惑軍心且詞  
語傲慢甚無人臣禮着削了籍為民當差仍追諾命  
柳河之敗 朝廷震怒馬世龍待罪聽勘不得不  
亟圖營脫疏中益務旁蹊曲徑一語觸其所諱故  
雖以新經臣力舉隨行贊畫之官逕罹削奪欲借  
此以箝言官之口云

御史袁鯨疏稱年來為一塊遼土尺寸未復而中原  
民命脂髓久枯在事諸臣惟有愛惜金錢刻求實濟  
為當關第一義無仍效樞輔悠悠歲月浪擲金錢幾  
以 國家大事坐誤于冗員貪弁之手也  
自贊畫徐日久明指馬世龍之罪疏入即削貪弁

之氣長矣。經臣高第請裁馬世龍之權。反賜優容。經畧之體傷矣。嗣是無人敢指斥者。袁侍御寥寥。數言切中。肯綮樞輔用人。誤邊防而壞朝廷。一至此哉。

御史洪如鍾奏西虜要挾奉聖旨西虜挾賞歲費至二十餘萬。仍致復來要挾。皆因處置失宜。有名無實。便行與經督衙門責成。王牧民相機。哀益早結款。局仍嚴修內備。以消窺伺。其戶兵二部額銀務要按行給發。如故意稽遲。致滋多費。聽巡關御史參奏。以訛為誤。軍機論。

經畧高第題榆關捍蔽。神京防禦宜急。邇來糧餉

虛糜營伍不實。又以渡河取敗。益厯宵旰之憂。特

旨專設經畧重臣。總理微臣。自本兵出鎮。賜尚方

劍一口。豈非欲臣彈壓文武。為封疆計哉。職家頗近

竊聞其槩。武官剝軍尅糧。貪肆不檢者。十有七八。文

職侵尅官銀。私折糧草者。十有六七。律以軍法極重

者。當正法少輕者。當細打追。贓罷斥。究遣臣灤人也

所統轄者。父母之邦。必請旨申明。然後法行。而權

不褻。庶無負于簡書人之知我罪我。其聽之矣。

時榆關貪冒之習。牢不可破。誰實釀成。經臣之疏

有明徵矣。

寧前兵備袁崇煥揭據管錦右糧屯通判金啓侗呈  
照錦右大凌三城皆前鋒要衝倘收兵退守旣安之  
百姓復懼播遷已復之封疆反歸夷虜榆關內外更  
堪幾次退守耶呈詳到道據此爲照兵法有進無退  
錦右一帶旣安設兵將藏卸糧料部署廳官安有不  
守而撤之萬萬無是理脫一動移示敵以弱非但東  
奴即西虜亦輕中國前柳河之失皆緣若輩貪功  
自爲送死乃因此而撤城堡動居民錦右搖動寧前  
震驚關門失障非本道之所敢任者矣必如閣部言

讓之又讓至于無可讓而止今只擇能守之人左  
守大凌河樊應龍等守右屯更令一將守錦州此城  
大于右屯然稍緩矣三城屹立死守不移且守且前  
恢復可必若聽逃將懦將之做法以爲哨探之地此  
則柳河之故智成則曰襲虜不成則曰巡河天下人  
可欺此心終是欺不得則聽之能者本道說一聲明  
白便去也

柳河敗衄風鶴皆驚已復之封疆便思退舍袁道  
此揭亦有氣槩未可以人廢言也袁與樞輔一心  
此心終不可欺乃曰哨將巡河失事耶



吏部會推兵部尚書王永光黃克纘張鶴鳴  
欽點王永光○閻鳴泰陞兵部添設右侍郎署兵部  
印務○經畧高第請餉奉

聖旨額餉三十萬着戶部作速措解以便軍前給發  
其另請募兵犒賞之需着戶兵二部湊處十四萬不  
得遲誤○王永光疏云會推大臣有正有陪幾經銓  
部之推敲叅以僉同之衆議先後較然不可易也中  
樞居中調度厥任惟艱自非久歷邊陲曉暢兵事者  
不與此選惟茲爪牙喉舌之司宜得緯武經文之佐  
如王在晉之英敏識力十倍于臣輒敢循例疏舉以

代伏乞 皇上念茲四郊多壘 欽點以膺斯任軍

國幸甚

在晉見忤于魏璫、頻推不用始推冢宰點崔景榮、  
二推兵部、正陪俱不點、三推經畧、點高第、四推兵  
部、點王永光、五推左都點、周應秋、六推工部、點董  
可威、七推兵部、點馮嘉會、八推兵部、疏無崔呈秀  
而傳 旨用之、正推則點陪、陪推則點正、或正陪  
俱不用、其受抑于璫甚矣、而孰知不用者乃所以  
全之也

十一月吏部題為危關失事致屢 聖懷敢申用人

彙

之議以圖萬世之安事文選司案呈本部題伏禮部  
尚書兼大學士丁紹軾題請 命六部九卿科道各  
舉所知堪任經畧邊撫及邊道取之兵郎等因奉  
聖旨朕覽卿奏具見忠良爲國至意朕心嘉悅今封  
疆多事經畧總督宜夙備待用該部向來但徇私情  
不以國事爲重如兵部侍郎原爲經畧添設只朦朧  
推舉臨期竟無一人堪任緩急何賴今後樞貳邊撫  
務要慎選邊才以備經督之用毋得輒行遷轉以致  
欲用無人即着九卿科道官各舉所知吏部斟酌具  
奏責實一節尤且時弊各衙門凡差委必待事完奏

繳方准叙升未完者加銜久任各倉口出入存留戶  
部精核實數奏覽其餘的俱着各該衙門一一如議  
着實遵行者具本覆奏如或仍前怠玩視爲虛文的  
聽該科指名參來處治欽此遵照 明旨發單九卿  
科道諮訪各舉所知去後今該各衙門陸續開送堪  
任經撫邊道職名前來相應彙題并保舉姓名疏上  
請等因案呈到部除復加斟酌外臣等非敢謂天下  
文經武緯堪任邊事止於如此數十員亦非敢謂九  
卿科道精核嚴舉搜盡天下之奇才第竦之以功令  
則舉薦不濫加之以連坐則遴選必精臣部上遵

明旨下稽輿論彙得百有數十員復與都察院及各  
官詳加參酌今止擇得備任經畧以下邊道以上兵  
二十五員俱堪以次擢用如別有的見實迹堪寄封  
疆重事者不妨續請總之以臣子至公無私之心上  
承 朝廷用賢圖治之意使見舉諸臣超絕塵世之  
營專圖帷幄之筭事變以日鍊而彌熟韜鈴以日究  
而彌精將真才畢萃于 廟廊而恢復可收于邊塞  
矣計開脩任經畧尚書二員見任南京吏部尚書王  
在晉保舉官四十二人原任兵部尚書張鶴鳴保舉官二十人奉  
聖旨諸臣既公舉准備不時擢用

登撫武之望題旅順為三方扼要之樞斷不可不守  
祇因其地懸于四山之中無險可憑故向來守之不  
能堅耳今登撫官兵竭數月之力躬胼胝之勞業已  
就工則春夏秋三季可以駐兵無虞惟冬月虜騎可  
通難以支持且彼時運道不行無所事防即退居皇  
城島亦無不可者此臣等之愚見即該部覆疏亦謬  
許以為然矣惟東鎮近日疏揭屢屢及之既以為其  
地不必修又以為冬兵不可輒動稱別有調度另有  
方畧且謂期年可以屯插兩年可以計復廣寧駐兵  
三岔河崖刻期恢復遼瀋果爾則收拾全遼易于反

通事實錄 卷之十五  
掌旅順真不必脩而冬兵信不必撤矣全旅旣獨任之而不疑登兵必盡裁之而不用則區區二工登鎮能保其成不能必其用能設其險不能專其防是在廟堂亟定所屬無復使爲築舍之謀也  
旅順爲三方扼要旣云不可不守又云冬月難以支持退居皇城亦可我退奴獨不可據乎據而圖復復而遇冬則退是攻守相尋無已也然則脩工爭歛而設矣海外情形畢竟毛文龍勘得透彼此爲守旅順卒致內議交訐海外之功不成邊臣謀國非心虛而識遠疇能勘定亂畧乎

兵部酌議旅順駐防定畫先是登撫武之望題旅順漸成可守該部覆云頃撫臣以張振之節制屬登而爲額餉慮以南關之挑築責登而爲經費籌科臣王夢尹臺臣汪裕亦鯁鯁難之科臣李魯生又切切然急之夫文龍者以爲征勦之大兵而冒險以窺老寨則誣也以爲招撫之地而護難民無使爲奴盡則不可少矣文龍實置旅順于度外而又乘部題之改屬以揜其棄可無問也其南關姑且停工令兩鎮會哨其餘信地悉依原餉原派不必更張曾有功罪止援遲聽該鎮自行軍法○毛文龍解俘夷二名有旨

免告獻

太子太保兵部尚書王在晉題慨自壬戌河西罹  
陷軍民潰關而入者二百八十萬人關門不閉者  
經四晝夜關前西虜充斥塘報迸絕幾無關矣  
廷推經畧無人肯任再推以及于臣臣拚命願往  
先帝喜動 天顏臨軒授劔立 命臣行臣但知  
有 國不知有身也于時收拾敗潰卒結隊守關  
身無片甲手無寸械從新做起夜以繼日臥薪披  
棘艱苦萬千數月以來百事有緒西虜受款後收  
拾關外三百餘里殘疆五城二十七堡復歸版籍

東至朝鮮西至白彥諸虜皆受臣聯屬長安中函  
書往來不絕並無一封書帕進京部道將領亦皆  
潔已奉公恪遵禁約立定脚跟做成硬局為 朝  
廷撐持世界故歷臣任內所省兵餉頗多所費  
帑金最少是時着着皆真事事從實並無虛兵虛  
餉廷臣交譽並無一言指摘即樞輔孫承宗行邊  
復 命纍纍萬言亦悉憫臣之勞憐臣之病再疏  
有清辨嚴明公忠詳慎之褒有意重守關為舉  
朝公論之語以暨叙防一疏謂臣心量確切綜覈  
精密當舉世縮足而抵關于奔潰之餘其確然不

拔之氣自是名卿則樞輔未嘗不知臣也孰知就裏機關倏焉更變奉 旨將臣 召回旋改南樞臣不知其說或以為好事者亟圖進取欲攘已成之功而臣審時度勢終未之許也無故 召還為臣厚幸然從此而成局忽更紛紛多事矣彼馬世龍者何人乎其人一妄男子耳塊然血肉僅能食粟見敵則心驚乘馬則鼻衄巧計惟工窺矚深心一味逢迎淮陰之後未有築壇登拜者自世龍始兵馬錢穀悉歸掌握生殺予奪全憑指麾兵不宜遠發遼陽廣寧之覆轍具存乃分發各屯而耳目

不能及矣行伍虛實不能稽矣東奴勢逼緩于東防西夷受款偏為西守將士習于偷閑軍兵怠于操練武場之草棘蒙茸軍營之仗甲朽鈍名設干人實無數百暗扣虛糧明行餽送諸將設立常規各營皆生弊竇屯田籽粒抵作兵糧扣除折鏹開屯祇益私囊司農何曾減餉買馬銀數至三十二萬委官黃明臣駢存信各置一美姬送入世龍衙內并銷馬價安問裏蹄午後即排筵設樂飲醇酒弄婦人以消遣時光何暇計及軍中事務比至物議沸騰言官糾劾輒圖借功掩飾無端發兵過河

以攻耀州正墮奸細劉伯鑑誘兵之計迨至兵臨城下黠奴鼓掌大笑投入陷中任手屠僂殺兵無筭惜哉李承先魯之甲爲臣所用之徒將身膏草莽湮沒無聞猶曰哨將巡河失事吾誰欺欺天平柳河失事報聞先帝震怒立命二御史勘問紀綱赫然皆謂世龍不保首領乃捐金買命賄賂通于輦下賄入即曰世龍無大失贊畫徐日久明目昌言立行削奪巡撫喻安性心抱公憤則曰如何放砲開門黃金有靈是以白簡無色最可怪者初罷世龍回衛旋改世龍回府復令隨朝盛

頒寵賚錫之詰命後因公論難容給假歸里孔方作用善能變幻若此奸臣受世龍之金曲庇世龍不知此非世龍之金也乃海內熬脂削骨杖頭血比之金也自柳河敗而錦州右屯大凌河三城費多少金修葺者擺設完備盡爲虜路且贈海運儲糈數十萬以藉寇糧食我之食攻我之城至于兵連禍結釀釁無已柳河勘案未成而奉命之勘臣先削消磨前件大話小結世龍一人耳始何以令人怒繼何以令人喜始何以明討其罪繼何以嘉賞其功豈關內關外尚存殘兵五萬八千

爲世龍之功乎夫食糧之兵十三四萬食糧則有  
臨敵則無。天語昭然不爽也。以爲戰沒乎當則  
問其喪師之罪。以爲虛掛乎。則當問其侵欺之罪。  
舍此不問而糊塗了事。成何法體。臣嘗爲之說曰。  
廣寧之陷。邊疆無兵馬。朝廷尚有紀綱。柳河之  
敗。朝廷無紀綱。邊疆亦無兵馬。當寧遠之被圍。  
關門無甚兵卒。以至欲援不能。欲救不得。此以人  
國爲徼倖者也。先帝灼知關門兵虛餉耗。乃遣  
內臣鎮守。專核兵糧。內臣出而事權掣肘。軍律棄  
捐降志。通夷惟圖封拜。于是四裔聞風。思侮高麗。

被猝至之兵。西虜起背盟之漸。都令色令。與奴締  
姻款事。因而遂壞。用人之失。禍流罔極。向慮臣之  
有言。結連崔魏。多方阨臣之進。比臣進而。奸弁若  
喪其魂。鬼乃陰使多財多智之茅元儀。潛入長安。  
輦金三萬。多方媒孽。必欲臣之去中樞。解兵柄。而  
後諸奸乃即于安。蓋元儀久居山海。大壞遼事。向  
與馬世龍狼狽相倚。即其善鑽善諂。高明每爲其  
所惑。而其毒心毒口。忠良屢被其所傷。元儀一入  
長安。海內遂無良將。茅山人之見刺于言路。邸報  
中纍纍見之。猶不匿形。斂跡。魑魍魎魅見于青天。



白日之下營求不遂。隱肆含沙。夫臣之生平見人  
不見金者也。渠雖家比陶朱不能動臣之一顧。以  
朝廷筦樞之大臣而儉夫小輩敢以讒鋒舌劍去  
其所忌。敢以黃金白鏹結其所歡。是明與奴酋爲  
奸細而與盜賊爲腹心。無將亦甚矣。內賊不勦外  
賊何由得除。伏祈 皇上大奮乾綱。將馬世龍行  
撫按衙門逮送法司。正其喪師之罪。仍將茅元儀  
革去副總兵虛銜。勅五城御史。遞解原籍湖州  
府。責取收管禁錮。終身不得潛寓南京。陰謀不軌  
其餘黨在京。令緝事衙門密訪盡數。驅逐庶奸宄

潛消而公論亦爲之大快矣。奉 旨覽奏。知舊總

兵馬世龍敗壞東事。幾致不可收拾。深可痛恨。爾  
兵部即行該撫按衙門。逮送法司。究問治罪。茅元  
儀已有旨了。戊辰五月

馬世龍大敗于柳河。財賄之結納權黨之彌縫。竟  
不深究。晉任中樞。深憤債帥之壞邊事也。遂有此  
疏。大觸高陽之忌。以來吳王之攻玉。兩任高陽隣  
邑托身門下者也。

上傳遼撫奉旨裁革。喻安性即當謝事。聽候改用。如  
何放砲開門。○遼撫喻安性稱疾奉

聖旨冠帶閑住○經畧高第復薦戶部主事田吉改職方司主事贊畫隨行○出以官情事無涉大學士孫承宗題該臣念關門兵政事權旣一而文武諸臣有應去應留者更宜早定如總兵馬世龍兵備副使劉詔皆臣于東事紛紜之日謬爲推用緣臣才自庸碌故未能及天下豪傑之選而頻年以來棄短取長未覺其失近馬世龍屢被指摘而詔亦有言此皆臣任用失宜故臣之罪當亟爲斥逐臣憶天啓二年舉世驚慌不獨文官縮足即武官却步人人視關門爲絕地總兵死官謂但得守關門半年便成

良將便有不次之擢于時衆薦世龍可將遂推爲三屯總兵爲之調關門柳河之役身爲大將彈無完膚諸將已不聽其約束臣不憂世龍之罪日深而邊事之耽延日甚也劉詔七年邊塞備極勤渠然指摘旣多自難展布應准其回籍調理病痊另用馬世龍酌量處分決不宜仍在關門庶邊政可嚴而臣亦免于以人誤事之罪矣○總兵馬世龍報韃賊于松山紅驛山打圍官軍奮勇斬西虜十四級

世龍推用在關門守定之後非武官却步之時也三載統兵不能致一奴賊而殺西虜以要功且以

掩柳河之失邊釁一開安能左右顧而固吾圉也  
刑部爲逮臣贓私已完事何棟如發遣○上傳馬世  
龍向來戴罪杜門准他回衛○兵部推楊麟以原官  
掛印鎮守山海經理遼東燕建四路地方總兵官○  
登萊巡撫武之望稱疾奉  
聖旨武之望有旨調用不必請告

十二月吏部覆薊撫申用懋議留賢能官員本奉

聖旨劉永基居心不淨浮說偏工虛冒家丁傾軋同  
列喻安性受其諂媚朋比爲奸都着削了職爲民當  
差仍追奪誥命申用懋薦舉不當冠帶閑住○薊撫

申用懋疏陳臣因柳河敗衄之後妄欲力返覆轍以  
障危疆因揭留道臣劉永基共效干阨竊不自知保  
舉之不當也即欲具疏請代而東奴渡河之報旋至  
因一面督發宣武灤陽威虜等營馳赴山海永平防  
援一面嚴督將吏整兵馬飭臺垣固城守練鄉兵修  
戎械戒備奮勇摩勵以須第得警蹕無虞邊疆無恙  
臣之身名性命何足慮耶○馬世龍自陳奉

聖旨即回府隨班朝參以疾叙用

經畧高第上言我 國家居中制外邊鎮攸分一鎮  
必設一大將以統練兵馬鎮守本轄地方于別鎮無

相牽制自奴酋犯順以來因將遼道兵馬人衆潰散不一暫擇其老成者量加總督二字以爲衆將之領袖者其鎮守遼東掛印總兵照舊而未加總督二字也不意山海中都總兵又濫加以節制五鎮及經理名色夫惟督師樞輔及經畧重臣聞節制五鎮之特勅以專遣將調兵之大權也豈聞以一鎮總兵而節制別鎮總兵者乎不過假此名色自道曰吾爲武督師武經畧也居于巡撫總兵之上非惟獨擁驕敖不肯屑屑任操練兵馬之實職且總攬兵官致院道顧忌而不得稽查兵領衆將畏憚而不敢自展籌畧

更于封疆防禦之專責兩相耽悞矣從今削去節制經理濫銜止用平遼將軍鎮守山海等處總兵之銜庶職掌明而封疆有賴矣至于每一鎮設總兵統練兵馬又設經督軍門正爲彈壓大將計也蓋大將出身武弁與文臣不同握兵馬重權每易爲驕蹇故舊制總兵初見軍門必披報參謁于平時抑其驕悍而不敢恣肆臨陣遵其紀律而不敢抗違祖宗朝立爲額制必有深意矣自往年總兵江應詔入京黃緣議禮見軍門用官銜拜帖不披執行禮軍門送出門看上馬在大將必曰吾與軍門平交安肯受其節

通事 卷之十五  
制也比變壞。祖宗之額制即經督軍門不能以軍法臨大將。其體褻其權輕矣。又何以威肅華夷而提綱文武哉。從今當查照原定舊額盡革去。近來弊轍凡總兵叅謁披執行禮舊文俱爲改正體統正而紀律不紊矣。

初余爲經畧江應詔已腰玉矣。然始至必戎服跽見。見後與部司同進。此從來總兵見軍門之定禮也。乃樞輔旋定儀制用官銜拜帖。經畧送出儀門上馬。總兵從此尊重矣。然威令不行于三軍。余出巡石門等處飛報浙兵鼓譟。余曰江總兵既加經

理之銜又握尚方之劔必能定亂。然亂終不可定。直至余返關門而渠魁乃就縛焉。安在將權之足重乎。應詔猶其近愿者。若馬世龍則築壇登拜矣。樞輔將兵農錢穀之任。文武將吏之權悉以委之。大權旣屬。睥睨恣睢。自附爲督師之腹心。竟潛通中外之線索。虛兵糜餉。釀成敝習。嗣後重武輕文。體統褻越。兵憊而不可用。將驕而不可制。邊防隳頓。耗蠹叢生。皆重將權之說誤之也。登撫武之望題毛帥駐師東江數年。兵馬之供給易之鮮。人遼民之耕種資之鮮。土不惟聲勢相倚實爲

軍興是賴誠唇齒輔車之勢也邇因遼人耕牧漸廣  
侵掠漸甚鮮人厭之苦之久有怨言職等風聞而未  
敢言至李适等之叛主韓濶等之勾奴事未可知而  
奴之將發兵以攻襲鐵山職等微聞之而未敢信第  
毛帥自五月以來營室于須彌島今改爲雲從島者  
是也自是鮮人聲言復遼當入遼境何爲退據我土  
職等亦微聞之而未敢信今自十月中盡徙兵民商  
賈于須彌島止留遊擊李良梅以三千人移駐喬麥  
島而鐵山之地遂虛無一人矣故對鮮各道疑其有  
逼已之嫌漸至布兵以防之差官石玄中及東來各

官面對職言非風聞也今該鎮以李暉之黨從貢使  
尹義立之內應者其真僞虛實與離合向背關係非  
輕信之則益重鮮人之疑不信則恐貽後來之患所  
當萬分詳慎者也今稱奴兵將犯東江毛帥饒有方  
畧又退據深島或保無它虞唯是鮮人之背叛者果  
李暉之黨耶抑有所託而然耶及今不速爲之議處  
萬一奴兵直衝于前鮮人擁持于後爲毛帥者進退  
無路不將爲粘壁枯耶而欲藉牽制之力以掣奴之  
後不可得矣伏乞 勅部細審陪臣尹義立等令供  
吐真情庶屬邦無疑貳之隙而疆圉獲安寧之福矣

朝鮮臣李适叛其主韓濶尹義立應之國內大亂登  
撫武之望檄毛文龍救之文龍以守土爲言之望奏  
海外情形微變兵部覆云李适等之叛主也該鎮撫  
不憚出偏師躡其後以撲滅之韓濶等之勾奴也何  
難出多方以誤之而誘其來若猶是退據深島使鮮  
之人日嫌于逼必不其然至于尹義立之爲內應臣  
部即移文禮曹四夷館查報義立並未來京無憑譯  
審至云聲東擊西此真毛鎮慮患之周不得不預防  
者况近者柳河之衎事同一轍敢爲泄泄乎奉

聖旨聯絡屬國牽制奴酋此係毛文龍事韓濶尹義

立葦着朝鮮自行處分登萊撫鎮務與東江同心共  
濟仍嚴飭內備譏察非常以消窺伺

御史吳裕中再糾輔臣奉

聖旨次輔丁紹軾 皇祖初起熊廷弼即首論廷弼

蓋已具先見之明足徵實心爲國今廷弼旣伏厥罪  
神人之所共懽吳裕中乃以鄉戚兒女之情輒敢趁  
空乘機逞其報復欺肆枉悖詆辱大臣與廷弼一樣  
肺腸與廷弼尚在何異似此擾亂本當從重嚴鞫根  
究與廷弼同誅姑從輕着錦衣衛拿來午門前着實  
杖一百棍革了職爲民當差仍追奪誥命○裕中斃

丙寅天啓六年正月左副都御史徐大化題稱自奴叛  
八年喪敗無筭毛文龍以劄付都司潛至鎮江襲城  
擒將聲威振起其云滅奴止需百萬職聞而壯之已  
三年矣司農近擬薊密永之裁登津新兵之撤湊百  
萬以成其壯職且喜且懼夫八年來糜餉三四千萬  
國帑懸罄民髓枯竭今取償百萬即可奏功文龍而  
能此奚憚不為先是三韓陷沒都門震驚集在廷之  
議簡任事之臣將卒器具一時改觀人心恃以無恐  
邇來上下恬熙守禦廢而不講若奴酋已滅者即奴  
誠滅忘戰必危處不兩立之勢志豈一日忘中國

可濯漑不為之所乎近聞京營之士火藥不宿製臨  
時用錢數文買之又聞選鋒禦奪於國門之外行  
旅不敢出途此皆節制不嚴控扼無法所致也指揮  
萬邦孚先年乘奴亂招募山陝家丁虛冒錢糧曾不  
得絲粟之用每數十人為群行劫於都城內外民間  
不得安枕賴聖上神明禘奪邦孚稍解萬民之恨  
此風稍緝而飛屋穴墻陰聚把結白晝搶奪以為民  
害者亦復不少臘月彌甚不知京營巡捕多官安在  
漸可長乎

順天巡撫申用懋奏薊鎮邊垣連年坍塌興工修築



○兵部塘報奉

聖旨奴報緊急即着總督王之臣同經畧高第守關商議行事其道鎮等官或出關防禦或調兵固守俱着相機策應同心戮力務保萬全仍着該部馬上差人星夜傳與毛文龍襲後搗巢果能滅敗雪恥朕豈愛通候之賞以眷勞臣○巡關御史洪如鍾題奴酋原非須臾忘戰者乃警伏三年餘而卒不見犯順之實跡或者聞重臣出關調天下之精銳以爲應援奴未測我之虛實不敢輕發也無端有柳河之敗自示之弱奴因而輕我遂思以圖我無人不慮冰堅可渡

之時恐奴入寇而今果然矣經臣以方新之意氣收難結之殘局旌旗生色何有于奴第恐新舊相代之際爲時未久威望未遽遍孚務彼此一心大家戮力必出萬全之謀不蹈往時之轍則疆場有賴是在當事者之熟計也○兵部題奴哨松山則寧遠近矣前因柳河之敗舊鎮倉皇撤防右屯大凌止供哨將懋息不爲信地今所急者寧遠也哨兵歸保鎮兵出援聲勢自壯督臣奉命東行京後藩屏全屬薊鎮新撫未得交代勅令舊撫申用懋加意料理庶不以諭事卸擔而臣部亟推衝口將官亦策應之急務也

柳河一敗撤防棄地罪何可宥

大學士顧秉謙等揭帖以聞鳴泰巡撫順天○調遵化兵四千赴關門宣府兵四千至遵化協守限十日內到附近督撫鎮將俱整兵候調入援

聖諭朕以渺躬繼承祖宗統緒夙夜兢兢志期保有疆土而遼陽淪陷未見恢復柳河之挫益用痛心朕是以更置經督鎮臣政期一番振刷立奏膚功也迺今逆奴且有將至右屯之報其山海勢已迫近一重門限能無凜凜然是懼皆爾經臣鎮臣督臣之責爾等受命方新籌畫必豫其務殫心料理畫地分限第

應守則守應戰則戰毋得輕舉毋得觀望不前廢竊小蠢之情不過爲搶奪右屯糧草之計而藉茲爲餌政逆奴天亡之日也向所患者文武不和今其一德一心毋相推諉向所患者望風而逃今則申嚴軍法逃者盡斬其樞臣亦屬特簡在內如何策應糧草器械作何區處不得怠緩從事迨膚功旣奏凡在事文武大小將士封爵重賞朕所不靳如仍前泄泄致有僨事 祖宗憲典凜如朕決不爲爾姑息着該部馬上差人傳與經督鎮臣欽哉故諭

兵部會議照得 主憂臣辱莫甚于寇在門庭集思

廣益尤先于根本大計臣據單次第覆核就中事款不能詳舉入告謹摘其大端如尚書李思誠議統轄關內備衛京師清野伐謀主于重內而及開溝設伏以遏長驅徐兆魁議多添援兵直趨寧遠申飭戰守勿事因循而及分門守器以資固守董可威選器製藥磨礪以瀕而更欲以防練機宜兼責之于郡縣通倉積貯半運之于京庾左都御史周應秋緝究防奸督察綦密更欲以款結西虜收牽制之偏師挑選鋒壯固都城之捍衛若出奇援寧遠嚴誅退縮外固款局而內練營軍則侍郎黃儒炳之議也多調

真定設防喜峯通糧給軍而凍糧移入則徐紹吉之議也檄毛師抵廣寧而馬兵錢糧先急山海則侍郎薛貞之議也發精兵踣奴後而懸賞募死坐收上策則侍郎靳于中之議也修戰具明賞罰固門戶以固堂奧則侍郎薛鳳翔之議也而憲臣徐大化議用王世忠聯絡虎慙謝啓光議用東省標兵河南毛兵而舉曹爾禎丘志充司統募之寄通政林宰議練三大營結隊于外楊紹震議潛往覺華島選精卒駐通州而謂兵必不抽調豪傑景從五日可致少卿孫杰議重西虜賞餌之退虜寺丞劉廷宣議戒浪戰永平一

帶應宿重兵而謂應着不差冰解賊遁矣至于科臣  
陸文獻則欲使前屯關內協援寧遠而移保鎮精銳  
爲扼險之圖彭汝楠則欲使總協大臣核軍派守而  
演飛石及西洋大銳爲城守之計臺臣徐楊先欵載  
凡八而至于防奸止訛預餉以待援兵王雅量欵載  
凡十有一而主于聯絡控禦固吾宇而分賊勢高弘  
圖欲分別戰守二項停止大工丘兆麟欲用關外  
遼民併添軍兵爲犄角陳王庭請旨勉勵關門文  
武順撫移鎮永平按臣亦出視薊而皆主于塞隙杜  
瑕壯藩籬以安畿甸乃及五府諸臣亦各矢口同

心諄諄以飭號令固疆宇爲本務凡此皆會議之大  
畧也該臣忝任中樞折衷群議復奉悉心詳議之旨  
三復酌裁看得奴之叩關步步且迫在彼狡焉爲啓  
疆之計不宜以冰解之說遂信其無在我主客策應  
之兵不宜以紙上之數遽信其有諸臣條議除調度  
移鎮簡將飭法及一面分兵救援寧遠嚴查五城奸  
細或奉明旨或遵成憲已先經臣部次第施行而  
錢糧器械應移應造戶工二部俱能悉心料理分  
皇上之憂無容臣贅惟是今日牽制之局不急東而  
急西因受欵之虜餌而使之視檄海上之師孰便令

日征調之舉因急外而急內就在營之衆練而用之  
視檄各鎮之師孰便臣同官聞鳴泰奉特簡視師  
永平一帶倚爲長城王世忠出聯虎酋可使不爲奴  
用而外兵未集內兵未練京師城守何恃無恐則  
抽練營軍演習火器爲目前第一急務宜速如諸臣  
議通糧凍漕數十萬之儲須于旦暮移入東省標兵  
河南毛兵如議者所云征奴援蜀俱有明效晉撫尚  
未起程臬臣現在本省令其各統數千刻期入援二  
臣安得憚此行乎他如以民兵責郡縣以奇兵伏兵  
責撫鎮想在外方畧饒爲之非臣之所能遙斷也但

卷之十五  
三

呼吸安危不啻燃眉之勢而依違觀望徒尋築舍之  
譏臣所爲紙上之兵不可憑恃更望嚴旨責成庶  
幾盈庭之議不患無執咎之人而封疆有攸賴矣

經畧高第報稱正月十九日聞奴酋至覺華島各將  
議鑿冰壕日夜穿冰兵皆墮指又兼連日風雪嚴寒  
穿而復合至二十六日辰時奴衆數萬分列十二頭  
子酋首衝中道轉攻東山至巳時併攻西山一湧衝  
殺彼時各兵鑿冰寒苦旣無盔甲兵械又係水手不  
能耐戰且以寡不敵衆故四營盡潰都司王錫斧季  
士登吳國勛姚興賢臙總王朝臣張士奇吳惟進及

前左後營總百總俱已陣亡又據同知程惟楨報奴酋于二十四五日連攻寧城共札七營以綴我軍不知其渡海也二十六日向午見龍宮寺一陣黃霧彌天始知覺華島被焚矣竊謂覺華隔水且聞鑿溝爲壕不虞新雪頻飛凍口復合夷兵闌入亂斫陣脚遂亂虜騎旣至逢人立碎可憐七八千之將卒七八千之商民無一不顛越靡爛者王鰲新到之將骨碎身分金冠旣死之襯俱經剖割囤積糧料實已盡焚二十九日蒙憲遣王廷臣領兵往探今尚未相聞俟勘核照申以備查攷

兵部題覺華一島盡被蹂躪殘破之區餘燼未易收合查覺華龍武各營水兵天啓五年未失事以前閣部孫承宗冊報九千七百七十八員名至六年旣失事以後督師王之臣冊報二千三百三十八員名較少七千四百四十員名總計經今一年約該省月餉銀三四萬兩本色米一萬四五千石則覺華之餉存剩必多寧遠撫臣所當查明奏報者也 丁卯四月

樞輔初出行邊即疏言欲平遼須從月沱皇城覺華三島始邊臣無不掩口月沱近津皇城近登不

過海中一島耳。無關於進取。若覺華則去寧遠三十里。可收糧而不可長守也。冬月冰堅可渡。閭監軍謂虜至當鑿冰爲塹以限虜騎。余云冰可踏者必結土凍鑿塹土可填也。監軍謂守島則虜不敢犯寧城爲寧城之犄角。余云虜用騎而水兵舍舟則失其長技矣。可與騎兵格聞乎。守之何益。無柰閭部誤聽監軍之言以爲必當守也。樞輔至檄兵守。高經畧未及議。更虜踏冰而島兵盡遭其慘。傷軍民成肉山矣。得生者匿死尸中以免其人。皆傷殘斃斃尸中所耳。屬者多南人聲也。

以楊麒應援不前致有覺華島之失。同衛未盡其事。削籍爲民。

武弁未有爲民者。此創爲一例也。麒駐山海可以應援不前罪之耶。

寧前兵備袁崇煥揭稱奴酋入犯。本道與總兵滿桂同知程維模住札寧遠爲死守計。城內以廣武營步卒守之。更撤中左所都司陳兆蘭帶領步兵與都司徐敷奏憑城爲守。總兵標下內丁城上及四門爲援。本道督內丁專一城內搜拿奸細。其傳宣督陣則中軍孫紹祖何可綱霍一厚李國輔黃惟正彭簪古等。

是也。修武營叅將祖天壽領營內健丁出興水瓦窰  
冲爲援前鋒。旣撤王承胤蕭升左副將不許西入領  
其轄下之兵緣紅羅山一帶堡在賊後。副將朱梅遊  
擊馬曠鄧茂林各簡其健卒與祖叅將合營爲寧遠  
外援。其各小堡俱歸并于覺華寧遠各堡官如孟繼  
孔孫呈惠王太運周良馭張存仁余國鳳戴光祖孫  
定遼趙邦寧馬兵一二百或數千俱攢而入在大營  
中。從北應援水營遊擊姚禹賢喬桓季士登都司王  
錫斧守備王鰲查應才各簡其船上勁兵援之于南  
甲右所城雖小然在寧遠之後稍緩。該將劉永昌與

尤岱自願爲死守。應聽之。各總兵趙率教自應以步  
卒守其信地爲寧遠之後勁。其馬兵及各小堡主將  
戰將如竇成功高如嵩孫繼武劉應選陳應龍張弘  
謙等俱應令其領所部馬兵從西應援總之。今日以  
寧遠爲前鋒。寧遠一固則奴必不敢舍堅城而西寧  
遠不守。諸城堡如中右中後未必能存。又當集關內  
之力援前屯。本道身在前冲奮其智力自料可以當  
奴。然事變不可知。且奴之蓄銳三年其圖我必深萬  
一不測。本道定與此城爲存亡。而本道申明內有各  
將領或守或援俱當與本道爲存亡。結連一處彼此



同心死中求生必生無死但恐賢愚不一除臨陣退縮本道法所得及徑于軍前誅之其法所不及懇上臺必正之法蓋未必有可一之心惟齊之以必一之法則心無不一若潰而入前屯趙總兵以賊論執而殺之放一賊過前屯亦總兵趙率教之罪總兵楊麒固守關門即放一逃兵入關亦揚麒之罪本道通行各將領外擬合發抄

寧遠  
兵部奏本月二十六日寅時據寧前兵備袁崇煥報二十三日大營韃子俱到寧遠札營一百至二十四日攻打西南城角用火砲打死無數賊復攻南推板

車遮蓋用谷鑿城數處用細柴澆油并攙火導用鐵繩繫下燒走至二更方纔打退又選健丁五十名從城上繫下用棉花火藥等物將賊戰車盡行燒燬今奴賊見在西南上離城五里龍宮寺一帶札營約有百餘騎其寺中收貯糧米俱運至覺華島遺下爛米俱經燒燬訖近島海岸水俱鑿開賊不能過海聖諭朕覽塘報賊攻寧遠甚急當被城中道將諸臣協心設法砲打火攻賊營少退危而得安且速焚寺糧不爲賊擄之資遍鑿近岸堅冰潛消過海之患袁崇煥血書示衆將士協心籌運師中調度有法滿桂

等捍禦孤城矢心奮勇雖未盡殲逆奴然已首挫克  
鋒似此忠勞朕心嘉悅今特賜獎諭仍着該部從優  
陞叙照舊供職戶兵兩部發銀十萬爲犒賞之資用  
鼓戰氣以勵軍心其經督鎮道諸官還要大家倍加  
細心料理相機接應以爲寧遠聲援以固山海保陣  
務在萬全期奏膚功不可以小勝自滿仍銳意滅奴  
全復疆土庶仰雪三朝之恥慰朕宵旰之懷兵部馬  
上差人前去銀隨後解到欽哉故諭○袁崇煥陞右  
僉都御史照舊駐劄寧遠○滿柱趙率教陞實授總  
兵加都督同知左輔等查明優叙

柳河敗績士卒西奔崇煥狂呼邀截使各還守信  
地關外城堡幸爾得存至于寧遠解圍誓衆效死  
金啓棕一砲打壞虜營一角虜乃旋退危城得全  
崇煥雖死于法不可頓沒其功也

刑科陸文獻題稱自奴難披猖到今奴且耽耽我故  
泄泄柳河之役啓戎心而挫國威奴是以輕我防我  
遂以圖我也昨者蠢動之報方傳今者渡河之兵踵  
至矣一薄于右屯一薄于大凌河矣經臣以發刃之  
刃處委轡之後何以待之兵每敗于嘗試則我之隄  
備當愈嚴事多亂於倉皇則我之指麾當愈暇右屯

儲米三十萬。以之餉軍。以為續命之丹。以之委敵。則為盜糧之齋。既鑒于前軍之覆。而請旋煽于妖言之撼。而寢即未及。為先事之防。亦不宜貽後事之悔。倘有撤回兵馬之說。既不欲藉寇兵矣。豈其欲齋盜糧哉。務使奴掠則靡獲。攻則不能。乃着數之最急者矣。兵科羅尚忠題稱。關門索糧於司農。不啻疾呼。聞右屯之積尚多。向欲移就近地。而悍軍倡言搶糧。遂寢其說。今奴且營右屯。搬移既以無及。焚燬亦奚容遲。不然已為盜資矣。然擲盡屯積之千百。而斬言用力之一朝。倘慎前屯之為盜積。而坐視見在之為軍飢。

也。幾何不敗了。公事而計臣可無係念。歟。關門將領剝削實煩有聲。而清汰應有次第。近聞經臣蒞事各兵多訟其將。經臣洗刷大急。將卒懷貳。人心多不聯屬。兵二其將。將復自二。其何能濟。諸將受國厚恩。今日奴來。正人人封侯之會。其如懷私而誤大計。自有尚方之劍在。而經臣亦宜寬維新之條。妙鼓舞之術。庶足以驅群力而奏膚功。總之經臣此際無不肯拮据之理。而第恐以拮据之急。至於手脚忙亂。無不嘔心血之情。而第慮以嘔心之過。至於意見自用。所願皇上再申飭者。如此無他奇矣。奉

聖旨這所奏言言切實所宜急行如右屯糧草輕棄與賊而退守寧遠已爲失着寧遠爲關門障蔽急當移兵應援不可拘畫地分守之說遲誤者定以軍法從事

兵部奏關門簡練四年歲糜餉銀數百萬未有一人肯言兵少今奴哨且至掣肘始見矣聞關外鎮守設防哨探各兵不過三萬而關內又止二萬八千柳河之役總兵監軍實壓河而營全師以歸豈二弁遂喪數萬人何糧額未聞報減也明旨所謂平日索餉則有兵一旦臨敵則無兵向來料理關門作何勾當

宜聽經臣從實核奏以憑查處

虛兵冒餉釀弊至此後來竟未核奏查處比在晉堯樞特疏糾核馬世龍提問據三邊總督史公永安貽書閣臣劉公鴻訓云馬弁已于九月初三日起解今潛避都城外必令人先逐本兵而後馬弁入京對簿也已而果然除外賊易除國賊難念之徒令人氣結耳

山海兵虛 廷議鼎沸樞輔清查報十一萬七千夫食糧十四萬而核數止此是二萬三千乃虛兵也柳河一敗存兵五萬八千是五萬九千乃虛兵

也。若以爲陣沒，則喪師敗績，孰有甚於斯者乎。

夫食器十四萬，而練幾也。此長二萬三千，於敵  
山前，其流也。其難出也。其難入也。其難守也。其難攻也。

合之，其令人深諒也。人求精，其難也。其難也。其難也。其難也。

之。其難也。其難也。其難也。其難也。其難也。其難也。

數。其難也。其難也。其難也。其難也。其難也。其難也。

宜。其難也。其難也。其難也。其難也。其難也。其難也。

卷之二